

诗人、评论家波德莱尔提出了艺术之美的两重性特点,他说:“构成美的一种成分是永恒的、不变的,其多少极难以确定;另一种成分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或是其中一种,或是兼容并蓄。”如果拿人作比拟,波德莱尔认为,永恒存在的那部分是艺术的灵魂,可变的那部分是艺术的躯体。

照此来理解小说,小说的灵魂——即小说的精神世界——永恒不变,一直在漂移变化的是小说的躯体,它是通往小说灵魂的物质载体,它是变化中的时代风尚、经历经验、故事模式、题材人物等等。由此看来,小说家的创作永远摆脱不了在可变的艺术躯体和永恒的艺术灵魂之间艰难跋涉、失衡摇摆抑或完美抵达的境地。这二者之间,看似隔着一段距离,看似彼此割裂,其实不然,它们是依存融合在一起的,因为无论常变的故事载体还是永恒的精神根基,本质上它们都是在寻找时空上的永恒存在。如果一个故事(艺术的躯体)不去抵达人类心灵深处亘古不变的真情感(艺术的灵魂),那么这个故事将昙花一现,不会久存;如果艺术的灵魂不附着在时刻变化的故事和现实之上,失去故事和现实这一载体,小说的灵魂也将无所依存而空洞化,如波德莱尔所说的“不能为人性所接受和吸收”。

尽管波德莱尔的艺术之美的两重性告诉我们,小说中变动不居的物质世界与永恒的精神世界同等重要,但从现代小说数百年的历史来看,各个历史时期变化多端的故事形态和丰富多彩的现实样式,让小说变得五彩缤纷和多姿多彩,而艺术灵魂则一直端坐于故事和现实顶端俯瞰这一切,它自身倒是永恒如一,未曾有翻天覆地的改变。是否可以说,小说中一直处于变化中的时代风尚显得格外重要了。所以,小说家有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不停地去寻找自己时代的新的故事和新的现实,开拓艺术灵魂所依附的全新领地。这既是小说活力的体现,也是现代作家艺术风格形成方式。

无论永恒的还是可变的,波德莱尔认为,真正的小说家“善于从现实的生活攫取其史诗的一面”,用故事或人物“让我们看见并理解系领带穿皮靴的我们是多么伟大、多么有诗意”。

何为“现实的生活”?是我们此刻生命正在流逝时我们的肉体和精神正沐浴其中的日常或传奇的生活,是与我们的过往百分之九十相似而百分之十不同的那种生活。无论我们对过往存有多么美好的记忆和怀想,抑或多么感伤或痛苦,纵然记忆永远翻不过那一页,但在现实面前,前行的脚步终将跨过那些岁月沟壑。如今,我们已经跨过了那个纯粹的农耕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与我们携手同行的是信息互联的数字时代。我们的写作当然可以回到农耕、工业时代的经验和记忆中,但可能冒着远离今日读者而被忽略的风险。我们的写作终将无法回避我们自己的前所未有的时代,必须去面对波德莱尔所说的“可变的时代风尚”,去面对那种与过往百分之十不同的“现实的生活”。这片陌生的生活、未知的领地正是小说值得去掘进的地方。

如果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信息互联的数字时代与过去时代相比,对写作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写作认识和写作意图的改变。在信息不够发达或者信息对人的影响没有今日这般强大时,写作对很多作家来说都是异常神圣和强大的,写作意味着一种改变现实的可能,比如改变某项政策、改变某类人的人生轨迹等等。但时至今日,写作再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现实,或者说写作的社会功用已经被时代的其他媒介征用,



(上接第1版)

作家王蒙携最新力作《霞满天》做客深圳书城中心城“全国新书首发中心”,与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助理研究员李社围绕新书创作与文学发展等展开深度对话。小说作品集《霞满天》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收入《霞满天》《生死恋》两部作品,可谓一部关于勇敢与光明的启示录。“写小说的快乐是不能代替的,我写起小说来,每一个细胞都在跳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动。”王蒙谈道。《霞满天》的创作过程让他学到了主人公勇敢的品质和光明的心态,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本水书理解,“人活一辈子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挫折和不快,但勇敢和光明的心是可以指望的”。何向阳认为,王蒙永远带着一种好奇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他身上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始终保持青春的、实验的、年轻的心态去拥抱笔下的人物。李社表示,《霞满天》所收篇目虽然是中篇小说,却有看堪称经典的非常生动的文学语言,打油诗、顺口溜、莎士比亚的风格、浮士德的腔调等不同语调来回切换,融合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特点。

由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省作协共同主办,广东人民出版社、《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花城文学院联合承办的《陈晓明文集》新书发布会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文学路径”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李敬泽出席活动并致辞,广东省委宣传部领导和梁鸿鹰、孟繁华、贺绍俊、潘凯雄、何平、张燕玲、朱寿桐、贺仲明等20余位专家学者及本书作者陈晓明与会研讨。活动由谢有顺主持。李敬泽认为,《陈晓明文集》以鲜明的全球视角审视和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过去与未来,怀着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书写中国文学史,展示了一名具有探索精神的学者所应有的学术勇气和历史胆识。张培忠表示,陈晓明是当代最富创造、最具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之一,有着强烈的使命意识、超前意识,深入探索前沿理论,把中国当代文学现代化理论体系作为终身追求。与会专家高度评价《陈晓明文集》的独特价值,认为文集从探索性角度检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成果,集纳丰富而复杂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实践,是中国文化理论建设的重要收获。陈晓明在现代文学学科体制建设的语词实践上勤勉努力,为当代文学转型发展及精神流向路径探索作出突出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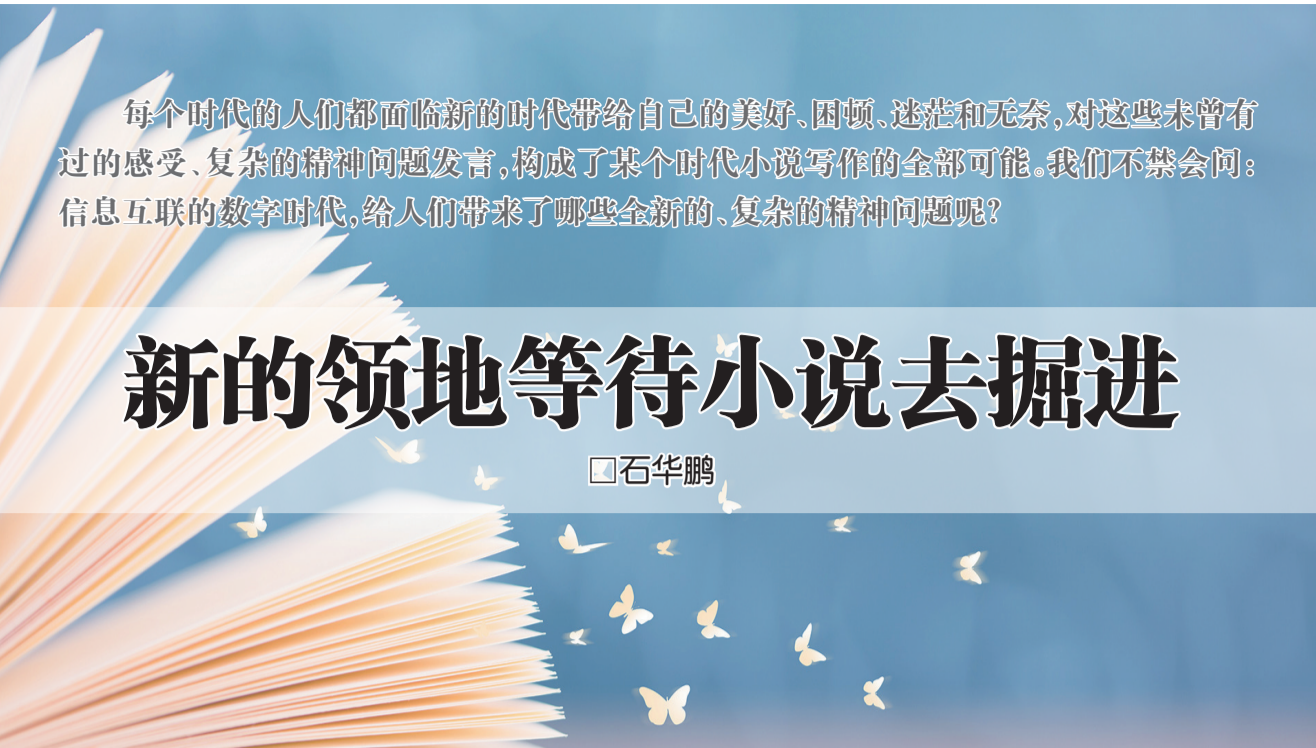
由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花城出版社主办的“文学期刊策划和文学空间创造——‘花城关注’主题研讨会”在花城文学院举行。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肖延兵,花城出版社社长、《花城》主编张懿出席。活动邀请“花城关注”栏目主持人、评论家何平,《花城》原主编朱燕玲,以及高兴、李德南、申霞艳、郭冰侠、索耳等20余位评

论家、编辑、作家参与研讨。活动由杨庆祥主持。2017年,《花城》杂志推出了“花城关注”栏目,旨在探求当代文学创作的边界,展示独立写作者的可能性、多样性和差异性,将作家和作品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场域中进行观察,找寻当代文学中更具年轻特质和创意态度的写作,以及尚在传统文学视野外的新生力量。栏目提出了“文学策展”的理念,突出问题意识,关注影视、故乡书写、科幻、摇滚、小镇、青年写作等文学热点。日前,汇集“花城关注”栏目精髓的《花城关注:六年三十六篇》一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与会者认为,“花城关注”有别于传统文学批评,采取一种主动介入文学现场的批评姿态,通过文学策展的形式呈现文学现场的多样性,为当下文学批评摆脱困境提供了方向指引。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花城出版社还举办了“重新认识女性写作——虹影作品《月光武士》研讨会”,季亚娅、徐晨亮、黄海海、何同彬、朱娟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活动由林宋瑜主持。《月光武士》是虹影隐迹多年的长篇力作,首发于《花城》2021年第3期,同年7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以一个重庆小家庭为时代缩影,通过生动鲜活的重庆饮食男女讲述城市故事。作者虹影谈道:“我在这本书中谈那个时代、城市和那些死亡的灵魂,对我的意义好像是一面镜子,映照着我的整个成长环境。”与会嘉宾充分肯定了《月光武士》的文学意义,认为这是一部展现女性群像的小说作品,以更宽广、更从容、更丰富的方式塑造了不同的生命形象,既有打动人心的叙事空间及情感空间,也将地方文化传统与人的日常生活真正结合起来。据悉,虹影自编自导的同名电影即将上映。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张莉与作家、媒体人黄佟佟做客广州荔湾湖畔的1200书店,以“听见女性的声音”为主题展开对话。两位写作者结合自身的阅读、创作经验和人生经历,探讨了女性意识的发生、女性文学创作研究的意义,以及对不同处境中女性命运的理解。女性视角是否会造偏见等话题,以文学为镜照见现实。“我所尝试的,是以女性视角和女性立场解读文学作品,用以纾解我们今天的困惑和疑难。”关注女性是张莉一直坚持的立场,她主编的《暮色与跳舞熊:2022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收录20位不同代际的女性作家作品,日前已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上市,呈现出一种充满生命张力的女性写作可能,目录的首篇就是黄佟佟最新中短篇小说《春光好》中的同名短篇小说。借此这场对话,两位对谈人希望让更多读者看到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丰饶的而非单一的、单调的,女性主义不仅仅关乎女性,更关乎每个人,习得女性视角的过程是慢慢自我解放、慢慢认知世界的复杂过程。

(教鹤然)



每个时代的人们都面临新的时代带给自己的美好、困顿、迷茫和无奈,对这些未曾有过的感受、复杂的精神问题发言,构成了某个时代小说写作的全部可能。我们不禁会问:信息互联的数字时代,给人们带来了哪些全新的、复杂的精神问题呢?

新的领地等待小说去掘进

□石华鹏

而写作“继续朝内转”(乔治·斯坦纳语),写作意味着认识自我、拯救自我的可能,如安妮·埃尔诺在一个访谈中所说:“一本书有助于改变个人生活,有助于打破忍受和压抑的孤独经历,使人们能够重新想象自己。”写作意图由过去的“改变现实的可能”到现在的“重新想象自己”,是时代留给小说艺术的新的责任和新的领地。

每个时代的人们都面临新的时代带给自己的美好、困顿、迷茫和无奈,对这些未曾有过的感受、复杂的精神问题发言,构成了某个时代小说写作的全部可能。我们不禁会问:信息互联的数字时代,给人们带来了哪些全新的、复杂的精神问题呢?给小说写作提供了哪些有待掘进之地呢?

新的领地之一: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克隆仿生等带来的技术焦虑和伦理难题

我们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感受到被许多张技术之网网罗捆绑。互联网普及之前,汽车火车飞机,收音机电机游戏机,让我们感觉到技术的强大和便捷,而当日无处不在的数字技术和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深度参与了我们的吃喝拉撒、爱恨情仇、生老病死等所有的生活领域时,我们便感受到了技术的贪婪和恐惧——被技术主宰的生活还有多少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不必去感慨了,一个铁定事实是,我们生活在技术之中,技术正在界定我们对生活世界的绝大多数想象。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是“技术时代”中的社会。有学者提出了“技术时代”这一概念,将“资本—技术—政治”三位一体的存在界定为19世纪之后现代社会全面展开的动力。技术深深嵌入资本和政治的系统之中,裹挟着每一个人。正因为如此,写作在今天无力撼动“资本—技术—政治”三位一体的社会现实,但写作最有可能化解或舒缓这个时代最纠结的矛盾:人类与技术之间的矛盾。

一些探讨人类与技术之间关系的小说已经陆续出现并广受关注。比如被译为《纽约时报》2022年十佳书籍的小说《糖果屋》,讲述科学巨擘布顿开发了一个无意识平台,它可以让人造访自己拥有过的记忆,还能让人分享记忆换取窥视他人记忆的故事。比如韩国作家赵宝拉的《诅咒鬼》,讲述人与人工智能

的爱情故事,探讨人与机器之间如何共处的快乐与尴尬。这些小说看似有着科幻的炫目外衣,其实它们不是科幻而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某种现实。可以预料的是,人类与技术之间的故事将成为这个时代小说写作的新领地之一,这种书写将是长久和时尚的,因为这是人类内心世界最新的迷茫和焦虑之一。

新的领地之二:“城乡游民”的两个梦:乡村梦和城市梦

信息生产传播的即时性和交通出行的便捷性,这个时代里最显著但也司空见惯的两个变化正在改变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空间被压缩了,不再难以跨越;时间被拉长了,不再难以打发。这种改变背后其实蕴藏着更为巨大的变化,即乡村和城市关系的变化。二元对立的乡村和城市或者必须在二者中选择其一的尴尬局面正在破裂甚至被打破,人们开始有了多余的选择,既可选择在城市打拼实现自己的城市梦,也可选择回到乡村或者乡村边上的小城实现自己的乡村梦。今后,更多的人将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游走成为“城乡游民”,无数的“农民工二代”早已成为“城乡游民”行走在中国大地上,他们有的在城市立下足,乡村也有自己的房子和亲人,许多城里生活长大的人也去到自己心仪的乡村,不时定居留下来,成为“城乡游民”。

中国城市化进程高速推进将近四十年,人们以为这是一条单向度的、不可逆转的逃离乡村、奔赴城市的“老路”。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剧,人们发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并不是想象中的天堂,尽管这里提供高质量生存的一切可能和便利。而曾经被一些新城市人抛弃的乡村也并不全是贫瘠和偏远,它还是充满无数秘密和朴素美丽的大自然。人们开始尊崇自生命价值观的选择,我既要城市也要乡村。信息时代的技术和高铁时代的路网也支持了这种选择。英国诗人柯珀说:“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人们当然愿意既在上帝那儿生活,也愿在人类那儿生活,成为未来的“城乡游民”。

“城乡游民”的生活和领地,是小说写作的全新的广阔天地。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些小说在城市和乡村两地舞台上展开,全面表现那种两地“游民”的精彩故事,比如林那北的《每天挖

助推海洋诗歌文化发展

本报讯 3月19日,第二届中国·霞浦海洋诗会新闻发布会暨“中国诗歌之乡”授牌仪式在京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协、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德市委指导,《诗刊》社、中国诗歌网、福建省文联、宁德市委宣传部、霞浦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福建省作协、宁德市文联、霞浦县委宣传部共同承办。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出席并致辞。十余位专家学者及诗人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由《诗刊》社副主编霍俊明主持。

吉狄马加谈到,中国既是一个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海洋文学需要我们去建设、去复位、去弘扬、去传承。一直以来,福建省高度重视海洋文化建设,让我们认识到中国海洋文化的丰饶与美丽,希望以霞浦海洋诗会为契机,未来能有更多优秀的诗作涌现。《诗刊》社主编李少君介绍了第二届中国·霞浦海洋诗会的筹备情况,他表示,此次诗会将以更加新颖丰富的活动形式,助推海洋诗歌文化进一步发展。

活动现场举办了“中国青年诗人研修中心(霞浦)”授牌仪式,宣读了《关于授予福建省霞浦县“中国诗歌之乡”的函》。中国诗歌学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山谈到,如何通过诗歌为“闽东之光”注入新的光芒,是中国诗歌学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汤养宗、叶玉琳等闽东诗群代诗人在发言中推介了宁德霞浦的地域特色和诗歌文化,并向全国诗人发出诗歌的邀请。评论家、诗人谢冕也表达了对家乡的深切祝福。与会者共同见证了福建宁德霞浦“中国诗歌之乡”授牌仪式的举行。

据悉,第二届中国·霞浦海洋诗会将于2023年夏秋之交在福建霞浦举办。(教鹤然)

《异乡人》记述北漂往事

本报讯 2月25日,《异乡人:我在北京这十年》新书首发式在京举行,嘉宾杨庆祥、彭敏和作者子禾围绕本书展开对话。《异乡人》是青年作家子禾的首部非虚构作品,书写了他在北京十年间的生活经验,照见这座大都市中最为普遍的人生,勾勒出时代的幽微侧影。

与会者谈到,《异乡人》是在用两种视角来为北京城和北京城里的人立传,一是人物线索,主要是各种异乡人的形象,二是地点线索,很多地点都有我们自己的生活痕迹。作者通过真实的事件、真切的细节、真诚的笔墨、真挚的情感来书写个体的故事,进而打动读者,引发大家更深的思考。

谈及本书的价值和意义,杨庆祥表示,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人在,其实都是在度过平常的一生,并且或许因此丧失热情和信心,但他们可以在《异乡人》中找到慰藉。他们会看到有很多跟自己一样的人,虽然生活得不如意,但并没有放弃希望,依旧在非常认真、非常努力地生活。

“这本书写的是我十年间的人生经历,它或许不能全面地反映北京这座城市的变迁史,但我们可以通过它来深入关注到一个个作为个体的人。”子禾表示,书中并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传奇性内容,但这恰好是它的真实性所在,或者说至少呈现了普通人的真实。“关注人,而不是关注事件,这本书的内容大概如此,写作精神也是如此。”(罗建森)

地不止”等。我们也曾经看到太宰治在《再见》中展示的“城乡游民”的故事,也看到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在小城与乡镇间表现的人物故事等等。总之,这是未来小说大有作为的新领地。

新的领地之三:倦怠社会的个人遭遇与自我拯救

不久前,年仅15岁的高一学生小胡的失踪案牵动全社会关注。一些细节透露了孩子的内心世界。由此,这个社会事件变成了一个个心理事件。

哲学家韩炳哲借用“倦怠社会”这一形态来描述我们的时代。他说此社会最大的特点是从福柯的“规训社会”转向“功绩社会”,从“他者剥削”变为“自我剥削”,由规训社会的“你必须”变为自由社会的“你能够”。韩炳哲说:“‘你能够’甚至比‘你应当’更具强迫性,自我强迫比强迫他人能带来更明显的效果,因为自己不可能反抗自己的意志。”为获得更好的工作而拼命,一系列完善制度,迫使自己优化;一个人在一个时段里扮演各种角色,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生存压力盖过了生活的乐趣,加剧了孤立无援感,于是倦怠降临。倦怠社会中的个体如何找到生命的意义,突破无聊、空虚的包围,或许是小说应该努力去想象和表达的吧。

新的领地之四:爱情和婚姻的某种新形态

单身正在成为一种潮流。一项未婚城市青年的婚恋意愿调查显示,女性表示“不结婚”和“不确定会不会结婚”的人数占43.92%,比男性多出19.29%。此外,还有近三成受访青年从未谈过恋爱,结婚与否是一项个人选择,外人不便道矣。重要的在发生的那个时代的情感故事,它的未知性和可塑性将是对小说的最大吸引。人们选择单身或者说这个时代的普遍的爱情危机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普遍的社会学病症,按照韩炳哲的说法,“导致爱情危机的不仅仅是对他者的选择增多,也是他者本身的消亡。这一现象几乎发生在当今时代所有的生活领域,伴随着个体的‘自恋’情结的加深。他者的消亡其实是一个充满张力的过程”。他者的消亡意味着“当今社会越来越陷入同质化的地狱”;社会越来越自恋,更多的“力比多”投入到了自我的主体世界中。寻找他者或者说让他者归来,是爱欲重新复活和社会焕发多彩之光的一条重要路径,而小说写作是这条路径上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许多引人关注的小说已经在探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最原始的爱欲需求与“人为热情”的机器之间的彼此需要或伦理尴尬,毫无疑问,这一探讨是今后一个漫长时期的热门题材。

以上所列举的小说写作的新的领地也只能算作一种指向性和粗浅的推测,如此推测的中心意图只是想反复申明一个观点:我们的写作必须直面我们的时代生活。那些诞生于过往生活的稍显陈旧的写作观念应该被按下“删除键”,新的现实需激起新的观念;那些还未建立的当下生活的敏感地带需在某种紧迫感中建立起来,因为这是我们的写作真正进入“可变部分”的前提和必然。

(作者系《福建文学》常务副主编)

本报讯(记者 王觅) 3月17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金鸡电影创投大会组委会、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承办的电影《脐带》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张宏,杨武军、宋智勤、饶曙光、李春利、张卫、皇甫宣川、周星、穆德远、王红卫、唐科、尹香今、蒋浩、王丹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和业界专家学者,以及该片监制曹郁、姚晨,导演乔思雪,制片人刘辉、胡婧等主创代表与会研讨。

电影《脐带》是第二届金鸡电影创投大会选拔出的优胜项目,曾入围第3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并在第4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被授予“最佳技术奖”。影片讲述了音乐人阿鲁斯陪伴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回到故土草原,带她寻找记忆中的“家”的温暖故事。该片由坏兔子影业、中国电影集团领衔投资出品,傅若清任总制片人,青年导演乔思雪编剧并执导,巴德玛、伊德尔领衔主演,3月18日在全国公映。

张宏谈到,《脐带》是金鸡电影创投大会的孵化成果之一,在多个方面都体现出内蒙古青年电影人自信、欢乐、天然、奔放的创作风格。该片叙事方式更加诗意、更加人文,包含的元素更多,不仅对“脐带”这一意象进行了多重维度的解读,还以冷峻的观察和温情的诉说进行光影色彩表达。影片通过对真实生活故事的讲述,基于哲学高度的思考和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彰显出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学特质。

与会者认为,《脐带》意蕴丰富、真挚感人,兼具人文深度和情感温度,通过对母子代际关系的动人刻画,体现了对牧歌文化的追寻、对精神生活的尊重和对艺术之源的思考,彰显了人性的真善美,可谓一曲充满诗意的生命赞歌。作品深入探寻了当代人的精神追求,同时以充满诗意的手法折射出光影艺术的魅力,展现了青年电影人的创新意识与艺术勇气。《脐带》所呈现的极致视听语言和所表达的关于亲情、故土的生命哲思,都将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焦祖尧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原主席团委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主席焦祖尧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3月21日在江苏常州逝世,享年87岁。

焦祖尧,中共党员。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跋涉者》,小说集《魔棒》《古垒西边》《故事发生在双沟河边》《春天在榆树堡》《在阳光下》《光的追求》《复苏集》,散文集《那人的履痕和远方》,报告文学集《五十年沧桑》《火·犁·人间和明天》《黄河落天走山西》《大运亨通》等。曾获山西省赵树理文学奖、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等。

孙毓敏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名誉院长孙毓敏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3月28日在京逝世,享年83岁。

孙毓敏,笔名凌云,女,中共党员。201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含泪的笑》《我这两辈子》《孙毓敏艺术研究文集》等。曾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等。

倪景翔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枣庄市作家协会原主席倪景翔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3月24日在枣庄逝世,享年76岁。

倪景翔,笔名一飞,民革党员。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黑魂》《龙凤旗》《龙湾滩》,散文集《守护心灵》,电视剧本《中兴风雨》《魂系桑梓》等。曾获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山东省文艺精品工程奖等。